

2017 年全國文化會議暨分區論壇新北場文化包容力會議逐字稿

- 一、會議時間：2017.05.14（日）14:30-17:30
- 二、會議地點：板橋 435 藝文特區枋橋大劇院
- 三、會議議題：議題 E. 促進文化多樣發展與交流（文化包容力）
- 四、主持人：陳志誠
- 五、引言人：王俐容、郭麗敏
- 六、會議逐字稿

計畫協同主持人廖新田：

你們要醒過來了，再不醒我就唱歌給你們聽：「你說我像雲，捉摸不定，其實你不懂我的心」。唱童安格這一首歌不是為了愛現，各位都知道，文化就像雲一樣捉摸不定，早上四個小時下來，我們兩位引言人覺得你真的不懂我的心。因為不懂，所以更要談，談還有機會，不談絕對沒機會。所以這個全國文化會議的歌我再講一下，要跟童安格借這一首歌來當會議的主打歌啊。我們下午場是文化包容力，各位都知道 1993 年美國哈佛學者（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裡，對於文化之間有一種強烈的隔閡，提出了嚴重的警訊跟憂心。我們都知道伏爾泰曾經有過一句他沒有說過的話，但是別人幫他結論了。他說：「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捍衛你說話的權力」。

我們臺灣號稱是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事實上也是。數百年來我們在這塊土地上生活，日子過得還不錯，相對於其它戰亂的國家，但是好像也不怎麼舒坦，因為也有不少的文化，或者說社會的事情，讓我們覺得有改善的空間。所以談文化如何包容，其實就是建立在我們必須承認，我們這個社會其實有很多的差異，有很多的委屈，有很多的不滿。但是我們還是以一種期待，就是希望能夠互相了解，互相包容。今天下午的主場談文化包容力，我們希望各位能夠用這一種高度的想法，來談談臺灣的未來文化，在文化政策上面如何互相包容。當然細節由等一下主持人來跟各位介紹。首先，我們介紹新北市文化局局長林寬裕林局長到場，林局長等一下要聆聽我們的聲音，聽聽我們新北市民如何來表達想法，作為他們施政的建議。另外也有文化部的鄧副司長，還沒到。另外是交流司，紀東陽紀副司長在這個地方。文創司李科長。另外文資局的林科長。我們感謝文化部的官員在這個地方跟我們一起來共同討論文化包容力。我要特別強調，有人講說我們其實沒有悲傷的權力，或者我們其實沒有悲觀的權力，因為在這塊土地上，各位可以看得到外面的小朋友想要追尋可愛的聲音，我們怎麼不打拼呢，對不對？所以這就是我們來的動力。那麼我們下午的主場是由臺灣藝術大學的陳志誠校長主持。陳校長除了是一個非常優秀的

美學家，並且曾經在法國常年擔任過巴黎文化中心的主任，今天下午場就由他來主持，我就把這個主持棒交給陳校長。

主持人陳志誠：

司長、局長還有我們文化部的同仁們，大家好！還有今天參與我們新北市這一場所有的與會貴賓，我們這個文化白皮書的分區論壇，到了尾端的時候，作為這一次計畫的主持人，我心裡面也一直在思考，這個時間我們是不是需要做一點改變，我想一想大概因為這個場也沒有太多的時間，我覺得以我的身份來跟各位稍微做一下，我希望我們大家共同因應共享參與，因應這個文化要民主審議，這個文化將是我們未來在施政的一個很重要的藍圖，到底應該展現什麼呢？首先我要跟各位報告，劉俊裕所長，他的臺灣文化政策研究協會，我擔任理事的時候，這個區塊主要還是我們劉理事長在負責。

第一個身份我要跟各位報告的就是，文化政策它絕對不是象牙塔的文化政策，文化政策我跟各位報告，比如說我們新北市，各位都知道我們新北市從三重、五股、林口、泰山、樹林、鶯歌、三峽、中永和等等等，大家都知道板橋、新莊這個地方是古時候就發展的一個地方。但是我記得是全國人口最密集的地方，然後那個中心點它還有臺灣藝術大學，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一直以來在文化方面都沒有有一個積極的作為，應該要更有積極的作為，因為這邊人口最多，因為這邊也是在地理情勢方面最豐富的，你可以一隻腳泡冷水，一隻腳泡溫泉，各位你們可以到鶯歌、三峽去看全國最棒的陶藝生產的一個地方，我剛剛舉過，但是我發現我們並沒有一個以國家的層級去提出一個非常積極而且前瞻的一個文化政策。為什麼這樣？各位為什麼做？因為編預算。但是通常在這裡面大家會不會去思考到這個具體的面，我們如果沒有預算，就沒辦法真正的運轉，就沒辦法真正的落實到實際的層面。跟各位報告，新北市最多人口的地方，但是很遺憾的我們在說共享、在說參與，可是沒有老百姓在這方面的誠意，那個比例是少到很可憐的，當然我們文化局經常在這裡想要有所作為，但是整體國家在文化方面的政策上，確實是少的。所以我們的文化政策第一個跟各位報告的是，各位千萬不要小看這個文化會議，其實它可以讓我們將來的文化政策白皮書落實，我們希望達到那個理想，至少慢慢一步一步去達到那個理想。

另外我跟各位報告，我是臺灣藝術大學的校長，這是第二個身份，所以很榮幸來主持這個計畫。其實我最近很努力地在跟……我不是只有想到臺灣藝術大學，各位知道，我們現在的城市建築、景觀、風貌都是來自於包浩斯。各位可能都知道包浩斯的建築，很基本經典的城市建築落實的一個案例，當然就是紐約，紐約各位都

知道是城市的中心，曼哈頓，它是高樓大廈，曼哈頓就會慢慢周邊綠地越來越多，慢慢就越來越低越來越小，這是包浩斯它非常重要的一個城市建築方面。它希望我們的城市就像我們的身體一樣，心臟的地方血液流動頻繁，應該是高樓大廈人口流動很密集的地方，慢慢它應該是喘息的地方，它應該是有綠地公園，應該有我們希望常說的社會連鄉，應該是宜居，應該是有文教區這樣的概念。所以我跟各位報導，新北市在臺灣藝術大學中間人口最多，那它剛好是不幸、也是我們運氣，也就是長期以來因為我們的流動人口，我們長期以來新北市，其實還有很多可以依據國家好的政策，去做一個大的改變，所以我告訴各位我們可以去思考，當我們新北特區繁榮起來了，但有沒有可能我們剛剛說的，臺藝大還有榮民之家一直到河堤，這個地方有沒有可能去實踐像紐約這種大城市一個未來性。也就是說，有沒有可能臺灣藝術大學，大到國中小甚至中山國小、榮民之家這整個區就變成師大，就變成一個文教園區，其實它是可能的，這個只要政府願意去處理，這一塊是可以發展的，我們剛剛說的那個方向來發展。這是作為臺藝大校長跟各位報告，各位可能以為這是都發局，或者是內政部，或者是國家發展委員會，其實不是。如果以先進國家，這都是文化大建設，龐畢度中心的案子是這樣，羅浮宮也是這樣，所有世界重大的城市他們都有一個叫做文化治理為主導的城市建設。但是很遺憾的，我們的文化政策到現在，我們的藝政所每天都在喊文化治理文化治理，文化治理其實應該扮演著很重要的文化角色，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來有一個共識，讓我們的文化政策有一個更好的前瞻的規劃。

第三個部份我是今天包容力主持人，我聯絡了兩位國內特別重要的學者專家，有我們王俐容教授跟郭麗敏教授，兩位都是在這方面學術界非常尊重，而且他們的著作都特別的重要，等一下他們會跟我們做一個 10 分鐘的引言，後續我們可以有一些對話。新北市是移民的城市，所以我們相信等一下王教授跟郭教授一定會跟各位報告，有關於移民城市它應該跟群眾的包容力。

其次我們副司長也在，我以前在文化部曾經有機會去了法國，有一個巴黎文化中心，負責整個歐盟的文化交流，那一個時候就駐點，負責整個歐盟的文化交流，各位可能通常在國內都還有一個概念，就是文化基本上跟產業好像是分隔開來的，可是當然不是，跟各位報告，光法國這個城市，公部門公領域的預算大概就有四千億，不包含私領域，光公領域就有四千億年度的規劃預算，那各位試想，光整個西歐公部門的預算。我們中華民國只要去做的你說 1%，各位就會知道，其實我們就會有算不錯的一個產業，國際交流這一塊其實很重要，但是我們的分區論壇，我們通常都到各地方去論壇，大家通常比較不會注重這個國際力，我們都知道包容力，但事實上國際力是很重要的。跟各位報告，不管是台積電，不管是鴻海，不管是各位

所說的任何的意見，只要有意見大家都馬上可以說。我們的文化也是一樣，可是到底我們準備好了沒有？到底我們真的要去做這個國際，到底我們有沒有這種概念。也就是現代主義的生產跟它的產業機制，各位都知道，它一定要有通路，它一定是要有倉儲，它一定是要有一個不同於我們在經營文化的模式，我們不要再跟各位說互聯網，所以其實這個國際力它也需要一定的預算，有一定的規劃，我們才有辦法除了多元的包容力，其實國際力也扮演了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最後跟各位報告，我是藝術家，我們文化在新北市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基地，因為新北市它的族群參與相對是比很多地方來得更大，我要跟各位報告，文化一定要有參與性，文化一定要有歧異性，文化一定要有這樣的好奇心，文化才有辦法發出、湧現一個非常強大的創造力。所以新北市我一直以為它是最好的基地，所以今天這一場文化會議其實它非常重要，從包容力，從國際力，從我們今天的專家學者跟我們公部門也有很多重要的，現在在處理這一個區塊的重要的專家，如果各位有什麼好的建議，也都可以聚焦在這個區塊，因為我們其實已經到了這麼多場，真的是到了關鍵的時間點，也是以各位的發言為主。另外我們臺灣藝術大學跟文化政策研究協會，我們雖然是在負責這個平台，但是我們也會有一些意見的參與，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希望這個平台是完全開放的，完全能夠展現這個公共力的，完全是民主神聖的，所以我們不只這個會議在籌備，我們其實還有之前許多的諮詢會議，我們其實還有全媒體，今天各位所看到的，還有全媒體這個平台，甚至還有看我們轉播的這些朋友們，文化的朋友們，他們也可以參與他們的意見，我們只要有一定的 500 人附議，其實也可以提到全國文化會議的提案，所以我們希望這次經由這麼一個平台，能夠讓大家的意見有一個更開放的機制，能夠讓大家今天來參與。當然等一下有一定的會議規則，我希望大家也在這個規則來進行，這樣我們才可以讓這個會議籌備更完善，謝謝！我們先請王教授。

引言人王俐容：

各位長官、主持人以及與會的來賓，真的還蠻緊張的。我是來自中央大學的客家學院，大家知道臺灣其實有三個大學客家學院，中央有一個，交大一個還有聯合大學。我想今天很開心可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幾年在所謂的多元文化主題的研究跟討論，我也很開心有更多的機會跟大家交流，可以提出我個人的一些想法。

所以簡單地來講，我們都知道，臺灣其實在 1997 年以後，我們對於憲法的修正案通過我們是一個多元文化國家這樣的討論。這樣的討論我們都很清楚，又成立了一個原住民族委員會跟客家委員會，後來因為新移民比較多，所以我們也有了所謂的移民署。簡單來說我們這幾年這樣下來，我當然非常非常的同意，這些不同族群

的委員會，它其實對於我們臺灣這些不同的族群文化權益上是有非常多幫助的。舉例來說，我們知道原住民電視台跟客家電視台，所以這些少數族群的語言權力當然受到保障，或是說大家現在如果去搭捷運，或者是在一些公共的場所裡面，你會聽到客語公共語言，就是它是被使用的，這都是為了保障少數族群的一些權力。

這幾年下來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在所謂的少數族群的權益努力上，其實做了非常非常的多，這也非常非常的肯定。我想今天我們比較多的思考是說，這些政策大概發展了十幾二十年之後，接下來對於臺灣所謂的多元文化這件事情，我們是不是有更多的思考？舉例來說，原住民有他們各種法規，然後原住民的原基法也制訂了，原住民的基本法，也提供了原住民非常非常多的權力，所以我有一次聽東華大學的原住民學院的院長開一個玩笑，他說原基法大致上已經把臺灣的原住民照顧得他們可以保障自己的權益了，所以今天林務局到一個地方想要去砍樹，或者是想要做什麼的時候，原住民的朋友就會對他說，你去看原基法第幾條，所以大家都有這種權利意識了。這非常的好，但是問題是什麼？問題是當今天一個原住民帶著他的獵槍出去的時候，他還是會被警察以違反槍炮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開罰單，這個事情代表了，其實臺灣目前來說，我們即使多元文化政策的討論，但是沒有針對社會的主流進行教育，所以在這個 CASE 看到一件事情，今天不管是法規也好，或者警察也好，他不是原住民族嘛，所以他沒有去讀原基法，也不會讀客基法，他也不會去了解這些權力的部份。

臺灣所執行的這個多元文化政策，跟我們理解的加拿大、澳洲不太一樣，像加拿大、澳洲他們都很清楚，他們也有多元文化法案。這個法案很清楚就是針對整個主流社會去進行教育，所以舉例來說，它的電視台不是只給客家人看，或者是原住民看，而是它在媒體上會很清楚地要求，我們對於這個所謂的多元文化的態度這件事情，是教育我們的主流社會，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嗎？不是說今天告訴原住民說你要多元文化，他就在原住民社會長大，從小就在學校系統裡面受教育，他其實是有多元文化概念，所以重點不是法官、不是警察，是大家都需要教育。所以這樣的狀況之下會讓我們思考說，我們在未來的日子裡面，到底多元文化政策該做什麼？我們今天去關注到族群有認同，可是它遇到的是社會對它的不友善。舉例來說，我們在進行文化基本法的公聽會的過程裡面，原住民的朋友會說，我非常無法忍受大眾媒體常常對我們原住民的嘲笑，或者是今天某一個導演他就會在電影裡面去放一段，根本就是對於原住民很大的羞辱的東西，這個東西該怎麼辦？他沒有辦法去一個一個解釋給媒體說，這樣做是不對的，為什麼對於這種事情我們覺得是沒辦法？第一個我們要反省是，主流社會為什麼還是會有這種狀態，為什麼我們還是會嘲笑別人。第二點是說，對於我們受到嘲笑的這些人，到底在法律上、政策上可以有什麼幫助？

文基法不斷地在跟我們講這件事，真的是有一點困難。所以我們一直在討論說，是不是一定要反歧視法的出現，我們大家都知道臺灣的族群之間有時候都會罵來罵去，罵得很難聽，那針對難聽的語言我們到底應該要怎麼去做。

我想回過頭來，我今天想要談的是，到底多元文化政策這件事情是應該放在少數族群上嗎？顯然不是嘛！所以這是我第一個要提出來，就是到底在未來的這種所謂族群之間多元文化的態度，以及族群之間的互動交流這件事，其實沒有辦法以族群委員會來負責，它應該是文化部要做的，或者是各個機構要去執行的，一個文化的觀念。因為原住民族文化也好，客委會也好，它沒有辦法去處理族群跟族群之間怎麼對話跟多元，大家懂我的意思嗎？它必須在更高的一個部會，它必須擔任這個責任，有更多的管道讓族群之間有對話，至少這是我今天第一件想要談的事情。

第二件我想要談的是，我們都知道談文化本身的族群邊界，跟文化邊界的交流，所以我們每個人不會在意族群的身份，舉例來講我是閩南人，我先生是客家人，這個是臺灣非常有的現象，或者說我們現在進行客家的研究的時候，發現其實非常多在就竹塹社，所謂的龍潭區域的客家人，其實真正的身份是凱達格蘭跟道卡斯，只是經過漢化的過程之後就變成客家人，在歷史上就是平埔族又被漢化，今天遇到閩南人就變閩南人，遇到客家人就變客家人。所以這樣的狀況讓我們知道說，其實臺灣的族群邊界是交雜的，那在這個交雜之下，我們過去有沒有這樣的區分，文化是不是合理？所以這就是我今天要談出來的，就是文化多樣性這件事情，為什麼它很重要，因為文化很難分類，每一個人都有權力在他的身份位置上，提出自己的文化定位，我是一個同志，我是一個女性，我是一個客家人，這樣出來的文化創造方式就是一個多樣性，創造力的東西。所以過去那樣子的區分族群，然後給予補助的方式，顯然是無法因應未來這樣多樣交流的文化的認同，所以這是第二件事情，我認為非常重要，到底多樣性這件事情，它未來怎麼在我們的政策裡去被理解，然後給各個藝術家，包括我們今天從文基法討論會裡不斷地提出來各種新的，他們認為應該可以看到，不管是各種身心障礙，或者是各種身心狀況的文化類型，或者是同志性傾向等等，這就是文化多樣性交錯出來的東西，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在政策法令上一去分類，那我們如何 create 一個更開放的空間，讓創造者來定義自己、思考自己，定義你自己的作品。所以這是第二件事情我想要談的。

第三件事情我想要談的就是，事實上剛才提到，最近一直在談新南向政策，我也知道其實不同的族群委員會也有類似這樣的做法，例如說我自己熟悉的客委會，它其實一直都在對東南亞客家人進行某一種互動跟溝通，我自己在泰國大概有8年的時間，去進行泰國的客家人的溝通，泰國客家人大概兩百萬，可是很多不是臺灣過去的，就是直接從原鄉過去。客委會他們的一些文化輸出，其實當地的客家人是

很有興趣的。現在臺灣有些人類學家，談到南島外交這件事，因為我們知道臺灣有些邦交國，其實就是大洋洲國家，大洋洲國家就是所謂的南島語族，那南島語族跟臺灣的原住民其實是有很大的關聯性的，這也是我們可以去做的一個外交的狀況。第三個是目前所謂的類似像「外婆橋計畫」，或是我們去推出跟東南亞，或者是臺灣有非常多的新住民嫁過來，如果他們的小孩同時具有臺灣跟越南雙重文化，他們怎麼回去看他們的文化，這是目前文化部做得比較多。我的意思是說，其實族群可以提供外交非常豐富的養分，這是過去我們比較沒有注意到的，不管是客家也好，南島語系也好，或者是我們講到新移民的部份，其實都是外交裡面非常重要的文化溝通的區塊。我也覺得這是我們今天在思考新南向政策，要出去外交或者是南島外交，在學術上面已經出來了，我覺得應該去更多的討論。

最後我想要談的就是關於新北市，其實非常抱歉，我雖然在桃園離新北不是很遠，但是我對新北的了解不是很多。大家都知道臺灣的客家人在桃園有 80 萬，可是第二多是在新北，新北將近 60 萬的客家人，其實非常的多。新北它大概不到 6 萬的原住民，今天臺灣各地的原住民在新北都看得到。還有新北市其實是凱達格蘭的傳統區域，所以新北不管在汐止，在八里、三芝都還有傳統的凱達格蘭族存在，最重要的是，新北有 9 萬的新移民，幾乎就是臺灣最大的新移民，是住在新北的，我們知道這幾年我的學生們他們想要去逛韓國街，都是在新北，我的意思就是像剛才校長講的，我覺得新北是一個文化精采的地方，它是一個文化多樣性對話交流的過程，所產生出來的新聚落，所以我們真的覺得新北市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們也希望未來可以跟新北文化局有更多的合作，可以跟族群研究有更多對話的機會，謝謝各位！

主持人陳志誠：

王教授把時間掌控得真好！下面請郭教授。

引言人郭麗敏：

大家午安！校長稱我為教授，其實不敢當，其實我是一個文化工作者，我只是從事這個文化推展過程，我也非常熱愛我們的文化工作。今天是母親節，我想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我很感念這個母親的偉大、母親的包容，今天我們在這邊來談包容力，我覺得很有意義，剛剛在路上看到好多人提著蛋糕，我們在這邊也分享我們對於文化的一種期許。

我想今天個人講一下對於文化包容力的想法，第一個對於文化包容力工作上面的體蘊跟學習，我記得我們在 1999 年加入這個國際組織，國際民間藝術組織，我們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去跟國際間做比較多的交流。我首先觀察到在 2000 年國際間開

始推動一個和平的文化年，除了它是希望能夠凝聚人類對於和平與和諧的共同願景，希望從個人的價值觀跟行為開始，將對立跟暴力轉化成為推崇活動的生活文化，它那個 logo 就是兩隻密合的雙手，然後它代表的是一個對話、互信跟互助的意義。接續我也發現，在國際間所關注跟討論的一些共同議題。包括像在 2003 年，聯合國通過對於人類文化資產保護公約，還有 2005 年通過維護跟促進文化多樣性表現公約，其實這個公約我覺得它都很清楚地告訴我們，文化多樣性的重要，其實我想大家都認同，國際間都認同文化多樣性是一個共同的資產，也是我們在地珍貴的資產。我想在這個地方接續接觸到歐洲他們對於跨文化學習的概念推動，其實在我們學習的過程裡面，我們不斷去接受不同的思維，影響了我們的一些作為。文化包容力不只是在這次文化會議裡面的六力之一，其實文化包容力在國際間一直在持續，一直到目前大家共同關注的一個議題。這個對於文化包容力的實質接觸跟體驗。

第二個我想談到的是關於語言本身，根據國際間的統計，全世界包括超過 6,700 種語言，但是其中一半以上都瀕臨消失的危機，可能會是在一代到四代之間，有些語言可能就會消失了。大部份語言將近有 96%，相當多的這些語言，它的使用人口只占全人類人口的 4%，相形之下看得出來，在整個全球化的過程裡，強勢文化跟主流的語言對於語言多樣性的影響。我想其實在語言多樣性的這部份，在國際間它很多年有一些維護跟搶救的計畫，目前我們也在談語言的保護跟維護，我個人認為在立法保障、保存推動的過程當中，我想平等使用的權力概念之外，更重要的是語言本身，因為語言本身就是一個文化的載體，對於許多過去沒有文字的民族，其實語言也就是他們民族歷史記憶的一個載體，同時間它也蘊含了非常重要的一些知識體系。比如說，像在南美洲有很多的原住民，它的語言裡面蘊含了很多他們對於當地的雨林、植物藥草裡的一些知識體系，或是包括對於整個自然宇宙的知識體系。如果這些語言它流失了，那人類的這些知識可能也隨著它的語言就消失了。所以其實我覺得現在我們談文化多樣性的保存，更重要的一點是在於，語言作為一個文化載體，它的價值跟它的重要性。其實我想有很多的人在這個過程裡，這幾年國際間聯合國他們透過語言的一些記錄統整，重新把很多過去沒有文字保存的，靠口傳口說的這些文化資產，很多民族的一些史詩的東西，重新發掘建立起來，我想這也就是認為語言多樣性，其實它也是維護文化多樣性，甚至生物多樣性很重要的一個指標，這是對於語言本身的一個概念。

我想第三個文化包容力它的一個落實，我們的理解其實文化包容力是表現在對於異己文化的一個開放，尊重差異、相互了解、主動容忍、提供平等機會還有反對歧視，基本上就是一個包容跟尊重異文化、多元文化的一個過程。我覺得其實文化包容力是一種態度，也是一種生活的方式。今天我想在這個政策之外，它應該是落

實在我們的生活當中，透過正規的教育、成人教育還有學習過程裡，它都是讓文化包容力可以透過教育跟生活結合，落實到我們的生活中。

回到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自己身為一個文化工作者，我覺得它也應該是我們作為一個文化工作者的責任，在我們的創作過程當中，或者是在我們推動的企劃當中，跟民眾接觸、參與的過程裡面，我們如何去把它落實，可以把這個包容跟尊重文化多樣性跟異文化的思維跟種子，可以透過我們的工作，跟群眾去分享。我覺得這是作為一個文化工作者可以做的期許，我也很期待文化包容力，它真的是可以落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因為它是很長遠的一個內化的過程。

最後我想談的是這個文化包容力，作為一個國家文化力的一個表現，文化包容力不只是在於我們對於在地多元族群的理解跟尊重，同時我覺得也是對於世界不同的民族文化的理解跟能力建構的一個過程。我想我們談了很多像是關於 IQ 跟 EQ，我這次看到有人在談 CQ，文化的指標，認為說這個文化的智商 CQ，他認為這是一個理解的能力跟掌握的能力，事實上也是我們學習，如何跟世界做朋友的能力的一個建構。我覺得其實在我們臺灣很特殊，因為我們是一個海島國家，所以我們在地理上面是獨立的、孤立的啊！因為我們有特殊的國際處境，其實更需要一個建構我們國人，有走向世界、跟世界去做交流跟對話，做朋友這樣子一個能力。我想在臺灣這種不好的條件之下，但是它特殊的條件之下，我們如何去善用處於這個亞太的樞紐的位置，我們兼容了面對我們大的華人社會跟南島語族這樣的一個條件，如何可以在我們自己本身臺灣這一塊土地上面去創造，一個可以跟世界去做對話的平台，我覺得這是我們值得努力的，當我們有這樣子一個世界公民的國際觀，我們懂得怎麼樣跟世界去做朋友，在這過程當中，其實也是讓世界跟臺灣友善的一個發展。這是我初步的一個分享。

主持人陳志誠：

謝謝我們郭執行長，我不知道司長、局長這邊有沒有要回應的？我們先請我們陳總幹事。

發言人一陳宜群：

主辦單位劉所長、陳校長還有林局長，還有文化部各司司長以及文化局郭科長，大家好！我是瑞芳社會力工作室陳宜群。我今天提出了兩個建言，希望文化部能夠採納。

建議一，希望能夠保存維護漢詩傳統吟詩文化，爭取汐止灘音調、雙溪貂山調正式登錄為新北市文化資產。

建言二，呼籲中央及地方政府重視並保存新北市凱達格蘭族傳統文化。本人誠懇提出建言如下，閩南人雖然在新北市比例較高，不過並不代表閩南文化等同強勢文化，相較於其它縣市設客家事務局保存傳統文化，許多閩南文化正在日漸衰弱消失中，值得文化部來重視優先保存，因此我建議河洛漢詩，所謂的河洛語他有傳統的唐朝文化以及發音，傳統的河洛漢詩，有北貂山、南鹿港，新北市就有三鶯、汐止灘音調跟雙溪貂山調這兩個值得重視，為什麼我們需要迫切地保存這兩個傳統詩詞的音調呢？就全國傳統河洛漢詩文化以及一般民調傳統文化而言，他們這兩個文化是源自於清末日治日期，至今已經有 120 多年，因此它是超越時代、區域、族群、地方團體的臺灣重要文化，而且是活的文化，不過確實最弱勢的地方，閩南文化這一環，非個人或詩人所能獨立保護，期待中央地方政府予以重視。

事實上文化局林寬裕局長上任的時候，有協助汐止灘音吟社編輯相關資料，文化局長也幫忙寫了一篇序這樣，是表示肯定了。2016 年 5 月份的時候，新北市民間文化會議，工作者也提出說保存無形文化資產，不過無形文化資產是以傳統藝術師，以人為登錄對象，所以因此登錄的程序上頗為複雜，文資科的同仁們推動上也是有難處。我希望藉由這次提出，能夠將這些登錄。未來文化部跟新北市在登錄無形文化資產之後，資源的保存看它是否能夠起死回生。

建言二，呼籲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能夠重視凱達格蘭語，凱達格蘭族是北部最大的平埔族，但是重要的活動場域都很偏遠，就目前而言，凱達格蘭族的母語文獻最少，新北市公部門也很少作為要去保存它們，因此我們希望提出之後大家能夠重視、維護。以上，謝謝大家！

主持人陳志誠：

謝謝總幹事，我們等一下這邊再回答。我們是不是請黃副執行長。

發言人二黃世承：

各位長官、各位先進，大家好！這是我第二次發言。包含今天我也是連續四天參加文化部相關會議，前三天我在臺中參加亞太文化論壇，已經跑了四天。在那天我有提出一個建言，也是希望這個場合跟各位長官做一個分享。有一個無形文化傳承的歷史，這百年來因為戰亂已經失傳了，失傳到什麼地步呢？就是連文資局的這個無形文化遺產裡面的類別，都已經找不到它的歸類，就知道它是完全被遺忘了。它是什麼？就是花藝。

大家覺得怎麼會有花藝呢？有工藝，有表演，沒有花藝，他們現在知道我們要申請的時候，他們把花藝列成工藝，可是花藝跟工藝差很多。在三十多年前臺灣的

歷史研究者，就是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他一生的力氣把這些東西全部整理出來，失傳百年的東西全部整理起來，叫大家重建復育，所以才會有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這個東西不是中國的東西，它是中華民族的東西，它被賦予我們發現它裡面所蘊含的儒、釋、道、中華民族的精神以及生活的哲學，甚至易經的哲學都包含在中華花藝裡面。各位，我們的老師是要學易經的，你們學過易經嗎？所以這不是一般的工藝，它不是工藝，它是智慧哲學的東西。所以說這個選項裡面都有它。我們希望中華花藝這個失而復得的文化，能被文資這個無形文化資產所收割，為什麼要收割？因為它所考究歷史的演進跟傳承，我們都已經做了，所以我們很希望文化局、文資局只要做一個收割，我們的老師，各位花藝的老師培養至少7年，我們都培養了好幾代好幾代呢，這些全部都是傳承者，就都在國家裡面了。因為我們主要是傳統花藝，臺灣是中華花藝，它不是中國的東西。所以我們會希望第一，文資局調整類別，除了工藝跟表演藝術以外，增加類似知識文化的傳承類別，第二個當然是希望列入無形文化資產，希望在國中、小學開設一些花藝的課程，像日本的花道，他們是小學就開始在學習了。日本的花道來自中國，可是中華民族自己卻不會，所以已經遺失了百年，好不容易被找回來的東西，我們大部份已經三十多年的歷史，已經扎扎實實傳承了三十年，基本發現你們做起來了，我趕快登入日本花道當做他們的無形文化資產。中國大陸看到你們發展得好，這個遺失百年的列入中國的傳統插花，拿到的東西是什麼？臺灣人自己研究傳承出來的東西，他們直接拿去登錄，這是我們很心痛的地方。

所以我們真的很希望有更多的人關心這個花藝，就是一個藝術，我們希望在祭孔大典上面不要再供的是西洋花，那很奇怪。在總統府的會議上面擺的是日本花道的花，這也很奇怪，我們希望在臺灣自己的國際會議上面，擺的是我們中華民族自己的花藝，2018年的臺中花博，我們臺中花博不要再看到國際上面的西洋花，我們在臺中辦自己的花博，為什麼不展現我們中華文化呢？這也是我由衷的希望，我們的長官能夠有所重視，謝謝！

主持人陳志誠：

謝謝！我想要報告我曾經在五都參與過這樣的會議，就是我們對於有形跟無形的資產全面做一個盤點，剛剛這兩個問題，其實他們不是說要針對該領域做一個什麼樣的建制，其實是可能希望公部門先做一個盤點，因為如果沒有盤點，後續公部門就沒辦法有作為。

第二個部份，花藝，我跟各位報告，其實我們國內很少聽到，但是如果各位知道先進國家他們有一個叫做手工藝中心，但是這個手工藝大家不要以為它是工藝，

它其實不是經由機械的，它是經由雙手去創造的，先進國家一直很努力在保存這個機制，包括它以前是產業界的，或者不是產業界的，他們會區分經由機械的，或是數位的，跟他們透過由身體去產生的任何產業，他們都會叫手工藝中心，這個國內是還沒有。國內是有工藝中心，但他們是工藝的中心，他們是非關數位跟機械的，他們一直有在社會輔導，它常常還是中小企業進駐在那邊，做這些非機械跟數位的產業的輔導，包括領域，所以我們是要建制這個學科別，還是要讓我們在地生活真正有一個建制，是我們國人通常會去考量的。因為常常一場下來我們每一個團體，每一個單位通常都會作為主要考量，各位你們肯定要考量到預算，要考量到公部門的能力，要考量到如果全國盤點之後，我們才會知道那個預算要怎麼樣來操作，如果不是的話，就會比較複雜一點，這點我先做一個回應。我們下一位孫規劃師，謝謝！

發言人三孫瑞穗：

各位先進、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第二次發言。我擔任城市規劃工作大概有十幾年的時間，那十幾年我幾乎都住在新北市，所以我對新北市也蠻有居住經驗，跟專業上面的關係。我稍微講一下，我想回應一下今天的主題，就是所謂的文化多樣性的落實。我們知道就是尊重文化多樣性這件事情，在現在的聯合國它已經以一個公約的形式讓全世界宣布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它作為一種普世價值的東西，我想沒有人會去否定它的重要性。

我覺得它最大的問題可能是落實的問題，怎麼樣在國家，或是在城市裡面落實文化多樣性這樣的目標。我稍微講一下，事實上世界上其它國家，他們有很多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也都在做這樣的事。你看比如說像澳洲，我們講原住民，澳洲這個國家它就是用政府的力量，用公部門的力量去凸顯原住民的價值。它非常非常嚴肅，不是叫原住民出來唱歌跳舞，它很嚴肅的當做一個政治計畫，所以大家記得嗎？幾年前陸克文澳洲總理，他是站出來向原住民道歉，他認為他們幾十年前白澳政策是錯的，所以他把它當做一個政治計畫來做。當然我們的總統蔡英文也有道歉，但是你可以看到，除了道歉之外沒有其它相關的配套，所以原住民還是很憤怒跟抱怨。

所以當你在看這個文化多樣性的時候，它最大的關鍵還是在於怎麼樣有一個配套的治理方式，去逐漸的落實，比如說它的資源分配。澳洲的方式是給予原住民，重新給予他一個榮耀，就是說我們殖民你們這麼多年，就是幾十年。但是我願意還給你一個文化的名字，也就是說在政治上作為一個非常嚴肅的認可，這個動作 recognition 就是非常認肯它的存在，你是我們澳洲的一部份，這個動作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個國家的例子是，比如說像美國，我們都知道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才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而這個強大的國家其實就是用多元文化來立國的，所以它要怎麼樣實現這個多元呢？它把過去曾經在美洲大陸擔任黑奴，把這些黑人用私部門的力量，讓他變成一個少數族群的明星，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黑人在非洲跳舞，現在變成美國文化的一部份，你懂我的意思嗎？我認為文化多元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你有沒有一個很嚴肅的政治計畫，來認肯這些過去被欺壓、被次等化的這些少數族群或者是外國人，所以這個原則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那講到新北市，事實上你如果去觀察這個城市的文化的時候，你會發現臺北人覺得自己是臺北人很光榮，但是新北市人他並不覺得作為新北市人是光榮的，所以我覺得這個城市少了一些所謂的，剛剛有一位身心障礙的朋友講的，就是所謂的榮耀，作為這個城市的居民，他感覺到很榮譽。我以居住在新北市為榮，這樣子的一個感覺，如果是以這樣以新北市為榮的一個計畫的話，它比較容易成功。我覺得講到文化多樣性，新北市實在太多了，你知道你要買最好看的韓國衣服，你要到永和。你知道你要吃緬甸最好吃的菜，這邊有緬甸的一些文化。你要看越南跟泰國的文化，這邊都有它的部門。然後臺灣的原住民，每一個族群新北市都有它的總部，而且它還有外島，就是金門、馬祖的眷村呢，它什麼都有呢，整個臺灣的，全國所有的文化在新北市都有它的代表中心。所以說當你要把這個城市弄成一個多元文化中心，說實在它的材料太多了。

回應一下剛剛陳校長講的，就是說他想像一種比如說很有榮耀的，這個所謂紐約人，他住在紐約感覺到非常的榮耀，所以即便他住在一個小小的箱子裡，他都覺得很開心，這樣子持續能夠讓紐約成為一個豐富多元的空間，我覺得新北市如果想要建立這個文化多元的空間，勢必也要實現這種文化榮耀的感受跟文化認同感，我先發言到此，謝謝！

主持人陳志誠：

謝謝老師！就剛剛三個問題，其實郭老師補充的，也是很重要。這也是我們兩位引言人試圖想要跟各位對話。第一個就是包含我們各族群它的宗教、語言、自由創造，這些應該要受到保障。其實各位都清楚，原住民其實跟漢民族的思維邏輯是不同的。我舉個比較簡單的案例，就是白馬是馬，黑馬是不是馬？當然牠的種、牠的屬，牠的類科，就會產生不同的解釋邏輯。可是原住民總署類科其實它是平等的，所以可以跟文化部溝通。但是我們為了認識，所以我們就變成邏輯思維是不同的。我們常常會希望說趕快進入到體制內，變成一個總署或者是類科，我們包容力其實

很強調我們怎麼樣能夠把他們的價值建立，而且是大家平等的對話，這也是剛剛這裡提到的。我們接下來請林同學，謝謝！

發言人四林晉暘：

我是林晉暘。包容力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也就是在權力義務對等下面可以進行對話。但是新北市文化局，就是一個超級沒有文化包容力的地方，你想要包容文化局，但是文化局卻不斷地在阻撓，這是新北市文化局的作為。在普安堂，新北市最後一間齋廟，在文化傳承上其實是已經快要失傳，但是新北市政府確實完全漠視，完全不在乎，然後文化部門跟中央文化部其實也是完全不作為，讓這個地方不斷地遭壓迫，在 2013 年時普安堂不斷地去搜集事證，但是新北市政府竟然因為需所有權人同意，然後排除送提報，然後連送審議委員會那邊都沒有，就可以自行地說只審古蹟不審意見，自己進去去選，自己去詮釋指導，這是新北市文化局的作為。

第二點，在普安堂強拆前，文化局要公告的歷史建築應公告而未公告，然後原因竟然也是因為需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這一點，導致普安堂的部份遭到強拆，這也是文化局，就是新北市一個重要文化資產的違法手段，而且非常的惡劣。文化局在法院訴訟裡面竟然還主張，此建築與地主的面積無關，這也就代表，不管以後文化資產它移到哪裡去，它其實跟它原本的在地的關係完全沒有關係，它周圍的環境就沒有關係，這是文化局自己的主張。然後第四點，文化局也因為這樣子導致它自己敗訴，但是原本敗訴也應該回到原申請的狀態，但是新北市文化局竟然自己去做偽證，而不是重新再做一次審議的流程。這讓過去沒有審事證，沒有辦法送進去審，然後連我們新提報的 100 多頁的申請，也只是變成補充資料，連在會勘的時候都沒有列入現場會勘記錄，這是一個非常荒唐荒謬的事情。第五點我們要求釐清，就是在審議程序爭議的時候，先暫緩審議，結果新北市竟然動用了警察局，將提報人員，將學者全部拖出場外，然後他們再繼續做審核，而且審議是已經排除原本讓普安堂原本保存的地方，把那些東西限縮再限縮，這是一個非常荒唐的運作，而且這個命令是局長下的。這是在新北市文化局要談到所謂的包容力，其實它自己根本沒有做到這一點，我們很想要好好地守護我們的資產，讓那些可能快消失的文化資產是可以再一次發揚出去，讓大家知道，但是文化局就是不斷地滅屍。最後一點就是現在普安堂剩下的，用到的，是用水泥鋼骨去形塑，它是一個非常具有高度藝術價值的文化資產，但是新北市政府竟然說只能提報古物，要把它移走，原本屬於文化資產竟然就是要把它排除在外。

而這件事情其實也不只是針對普安堂，其實對於今年樂生他們有再次提到，結果新北市文化局竟然又說，要等到捷運通車之後才能做文資審議，這件事情也只有

文化局長超越文資法才能做的事情。但是這件事情其實連文化部也沒有積極的去介入，反而讓這件事情不斷地在新北市發生，不斷地在新北市推託。如果新北市連自身在臺灣重大的文化資產都不去重視，如何去做更多的文化，多元的包容力？新北市如何去談自己所謂的文化包容力？現在已經是新北市，負責自己不再去檢討，讓這些一再不斷地發生，這件事情就是文化局自己的事情，現在根本就沒有資格去談文化包容力。如果連行政單位都可以依照所謂的財團，地方的樁腳，就是說需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才能提請審議，然後去排除這些原本可以去談談文資價值，好好去對話的機會。那我不知道新北市政府所謂的文化包容力在哪裡，謝謝大家！

主持人陳志誠：

待會兒再請我們的局長回答。我們是不是請徐先生。

發言人五徐伯瑜：

各位好！我是臺灣國際青少年影展策展人徐伯瑜，我今天想要為 18 歲以下的兒少文化休閒的一些發聲。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今年 25 歲，我在 17 歲那一年創辦了臺灣國際青少年影展，我們已經辦了第三屆了，在這四年當中我們不斷地想要去推廣青少年新的電影，然後來為青少年發聲。

我沒有文化族群的概念，我覺得其實臺灣是有文化包容力的，可是在文化包容力的議題裡，有非常多相關談種族、國族、區域，還有外國人的問題，可是我覺得文化平權在臺灣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因為我們人除了血統上的身份地位，也會有非常多不同的社會地位的存在，如果我們說文基法，還有年齡，還有性別，性傾向和身心障礙甚至是社經地位，這些統統都會是文化平權的概念，可是如果今天文化包容力卻把範圍限縮在新住民的議題的話，我覺得其實非常的可惜。

我今天的主題是想談 18 歲以下的兒少部份，其實我們在文基法或者是白皮書的討論當中，我們都把青少年當做是一種文化的教育課題，然後給他們文化教育，這個大家覺得很重要，我們也支持文化體驗教育的重要。可是我們的問題是談青少年的文化從來就不只是教育，也絕對不會只是一種體驗而已。臺灣青少年他也是公民，他就是文化的主體，他也是文化的參與者，我們也有自己的文化。以上其實大部份都是有講過的，所以我就不再贅述了。但我其實很在意的是，很多情況下我們要有多元的狀況，我們要有多元的需求，有很多的想像力，說青少年也喜歡街舞，喜歡打籃球，就喜歡塗鴉或者是現在喜歡 cosplay，喜歡電競，其實這都是大人們非常片面的想像，就是年青人都這樣嗎？可是我們的青少年是有很多元需求的，我覺得有可能我們從資金、從時間、從內容到文化參與。

我今天想要講的就是，我們青少年實際上會遇到法令上的限制。例如說 20 歲成年，在這之前，我們有很多的事情、我們金錢是無法自主的，很多東西我們都不能自己辦。例如說，我們今天如果想要辦一個成果發表，我必須借個場地也得經過學校把關，學校任何一個單位覺得說，學生就是要乖乖念書，所以不讓你們玩社團，這個學校隨時有可能沒有辦法出去表演這些文化需求。然後他們可能會有很多的活動，比如說跨校做結合，可是跨校做結合之後，甚至連校內幫忙的政策都沒有了，可能是社團法人，所以這一點在地方的藝術團體沒有辦法申請的情況下，他們其實只能用會館的形成很多活動。例如說，我們今天去西門町你會看到非常多的高中社團正在為他們成果發表會募款，當然學校跟家長要提供一些資金，可是大家如果熟悉一些文化法規的話就知道，今天青少年真的沒有公益身份，就只好用社團法人，他們也沒有執照，他們真的不可以合法的在街頭用這種方式募款，這個行為裡面警察可以驅趕的，這也是我們臺灣對於青少年的文化包容政策，就讓青少年遊走在法律的邊緣，為他們的文化生活。我覺得青少年的文化生活，文化技能跟文化創作其實都會是文化部責無旁貸的工作，我們不能說青少年就是學生，所以所有事情就推給教育部或者是青年發展署。

青少年也有自己的文化需求，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文化部以文化教育來說對青少年很友善，可是我知道青少年的文化，真的只能發生在美術課、音樂課或者是相關的課程上面，就是在社團或是校外的社團都會有文化的產生，而這些文化部應該要更加的去協助結合這些資源，包括臺灣青少年只會不斷地在社會局，或者是教育局互相踢皮球，所以我覺得文化部、文化局其實應該要負起這個責任，為臺灣的這些青少年，準公民們能夠為他們的文化發展能夠做一些努力，謝謝！

主持人陳志誠：

臺灣國際青少年影展的創辦人伯瑜策展人，你很了不起。據我所知道，文化部慢慢開始去建制有關影視影片的數位版，以後應該會更普及，因為他們其實是影像時代長大的這些年青人，所以這一塊需求是很重要的。我們是不是請陳先生？

發言人六陳應宗：

各位好！想說文化多樣性所以必須包容，因為文化多樣性的智慧，經由文化部門成為我們智慧的文資，也就是文化行政的認知是文化的邏輯，在文化生產的過程裡頭，成為在文化而再發展交互渲染，責成使用在縣市的事務上面的重要經驗。那很遺憾，我在這幾年在普安堂的保存過程裡頭，我看到新北市政府在文化資產處理的過程裡面，文化多樣包容性在行政、文化的保存裡面，很遺憾沒有經過文化的認

知，這個歷史的認知以及理解文化，然後消化成文化邏輯，把普安堂粗暴的用行政限縮，把它處理到目前這樣一個地步。我們知道媽祖田的歷史，它到底是誰的財產？慈祐宮身為皇軍時代的官廟，也就是當時的政府官方機構，然後它經由地方的大族群，就是那邊的稅收是它來收，但是小租是租戶的，這樣的一個傳承媽祖田，這些文化，這些歷史見證，有文獻有典文的見證，土地所有權不就是全民政府的嗎？那這個普安堂土地的歷史見證，還有這個文化成就，那就文資法保存，為何會有這樣的一個破壞呢？所以我真的很希望經過文化邏輯裡面，能成為法律保存的一個實現，謝謝各位！

主持人陳志誠：

謝謝陳先生，我們下面請嚴組長再一併答覆。是不是請我們蔡社長，謝謝！

發言人七蔡志輝：

各位文化同仁們，大家好！我是第一次來參加這樣的活動。剛剛聽大家很多的感想跟看法，文化這東西，我很小的時候在，我們家附近有清水祖師廟，我們平常就在那裡玩，有一次，過年的時候那個廟裡有三太子，所有神明請出來，用小卡車，我們小朋友們找幾人，一個人抱一尊三太子的神像，到鄉下去跟另外神廟交換再回來，我覺得這是個讓我從小到大一個很好的感受，文化的記憶。雖然我不知道那個是什麼東西，但是我記得這個好像我另外一種不同生活的經驗。

所以其實文化本身它是一種很底層的東西，它是一種生命的感受，今天我們談到多元的部份，我覺得事實上我們文化應該著重在內涵部分。怎麼說呢？應該是從點線面來看，我們所謂的點就是說在社會當中，生命到底感受到是什麼東西，這是我們更重要的類似內涵的部分，透過這些文化，大家的累積才有辦法產生心靈的交流，透過心靈的交流產生的就是文化的形式，我們知道談到多元文化，就是多元形式的部份。我們感受到很多衝突或者壓迫，可是文化真的是感受的東西，所以我是說我們談文化目的時候，這個沒有把它點、線、面更核心的部分給點出來，可是這個很重要的東西。因為文化跑出來之後，我們透過認知、感受這部份，才能讓我們們的認知、包容更交流交融。這個東西交融了之後，新的文化產生，這可能就是變成文化，在這麼多元化當中，那只是一種彼此共同認同的一個文化歷程，這個文化歷程針對這裡面的文化自信，我們最後要回到文化自信、文化認同，我們怎麼樣去培養這些東西呢？我們怎麼樣在庶民文化裡面有這些東西呢？因為我們知道所有認為文化都是從它的根生底層，都是從庶民文化來，也就是說像詩經內涵，你認為這是很深的東西嗎？不是，那一開始就是民間收集。民間的文化素養，那之間生命的

感受是怎麼樣？就是從我們的環境去感受到、體會，這些東西就變成收集之後，變成文化內涵，讓我們更豐富，學習更多的交流。我們一開始就是認識我們這裡面的文化，說實話在這邊十幾年，可是我感受不到這邊的文化，只是屬於一個城市而已，但是在這幾年我們走了不同的地方，進入這個環境之後，有認識才有感情，沒有認識根本沒有感情產生。透過這個過程當中發現這個環境，我們這次發現這邊沒有公園，怪不得政府要徵收，出來都是同樣的模式。後來我們連署，從人工公園變成自然公園，自然公園是不是一定要人工化？透過自然公園有什麼好處？我們是以休閒角度來看，我們在這個生態文化讓大家去觀察去了解，從這裡面得到體驗，就會產生不同的東西，這才是文化的根源。透過這個環境，你們是不是有生態的觀察、生態的了解，而來建構內容。這時會產生，文化不是說它要長成什麼樣子，不是我們之前規劃的，而是他茁壯起來的東西，這是我大概以上粗淺的認知，希望大家能更深看待這件事情。在執行過程當中，包容力應該不是問題，而是日常當中更高的可能與創作、更燦爛。謝謝！

主持人陳志誠：

謝謝蔡社長，多謝各位朋友很活躍很優秀的，我們民間團體的意見都非常非常的好，因為大家都非常的辛苦，我們是不是休息 5 分鐘，我們再繼續，謝謝！

-----中場休息-----

主持人陳志誠：

我們還有寶貴的大概 40 分鐘，所以我們還是持續地來進行今天的會議。我們現在是不是請陳東華先生，不知道進來了沒有。謝謝！

發言人八陳東華：

各位長官、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現在還在工作，今年 86 歲。日據時代出生，所以健康很重要，眼睛也比較困難。半年了，那這半年期間要做很多事情、訪問耆老，看一些文獻，有問題要找一些資料，怕寫錯，有點比較不方便，我有做過很多事情，我本身的歷史，要寫出來給那孩子、孫子。民國 47 年永和在臺北市，要總統府審查，所以那時候民國 39 年、40 年、41 年到永和生存，永和都是外省人，所以民意代表也是，所以永和第一個，49 年、50 年，有兩三次颱風，淹的很深，外省人

不敢來，在地人要蓋房子，要蓋在別的地方，淹水淹的很厲害，議會不能做，剛好民意代表做，立法院可以用，我是提出來研究。

永和有兩個出名的，一個畫家楊三郎，一個是作曲家楊三郎，行政區域很嚴格，日據時代就開始，中和庄，永和是中和的一個區，現在永和市以前只有派出所，以前我讀書差不多 5000 人，現在增加，差不多 60 戶住在下面，但他們不讓寫歷史，永和不止一個駐在，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永和出現了繁榮的街市與信用社等等。

主持人陳志誠：

感謝陳先生，感謝你在講，覺得聽了一些歷史很精彩，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楊三郎，楊三郎是我們臺藝大很重要的老師，早期從日本留學回來，一位很重要藝術界的師資，在臺灣的藝壇很重要，感謝陳先生跟我們講的歷史，是不是請俊彥，謝謝！

發言人九劉俊彥：

大家好！我是劉俊彥，我是來自學生技算機委員會的志工，我在這個委員會裡面服務大概三年，主要都是跟中研院合作，辦一個讓學生有機會來這邊展現他們去實做的東西，重視實做這樣子，就是大家常常討論那些學術界的東西。今天想要跟大家討論一點，就是關於我們這一輩的，應該算數位移民的一代，就是說我曾經經歷過電腦不發達，然後慢慢開始有電腦，因為我記得我是上高中才開始用電腦的，可是我們現在青少年那一輩，他們其實是屬於數位原住民一代，他們從小，甚至在更小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在使用這些科技相關的場域之下，我們在文化的多樣性之中，數位文化對於我們這個世代，雖然應該是他的真實生活的場域，隨著數位的發展，資訊高科技跟這些數位相關，影響了青年世代看事情以及產生論述的方式，我們希望能夠正視的一點。

之所以把數位這個，因為大家都有看到六大主題，有所謂的超越力部份，我把數位放在包容力來討論，希望包容這些新世代在數位產生的一些論述，因為在討論之下，我們常常會認為這些數位討論應該是比較次等，而不是比較主流的。舉一些例子，比方說爸媽覺得小朋友玩電腦是不良的印象，到現在還是有很多家長有這樣的觀點，但數位是他連結世界的方式。

另外一些我們在蠻多的文資場合裡面，也常常遇到一些事情，因為很多的文資團體裡面透過網路去串聯，有一些網路上的社團，可是常常在文資會議中，只會把這些網路上的串聯，視為是一個網路上的意見，或者說它只是熱心民眾之類的，甚至有一部份是來包裝這些的。如何包容數位為基礎，發展出來的概念，我覺得這是下一代在論述包容力裡面，我們必須包容這些以數位為根基，發展出來的一些文化

相關的論述。不管我們常常把基礎建立在我們的觀點，超越力裡面去把很多這些數位科技所造成的延伸，新科技、新技術的介入，然後發展成產業相關的，才叫做文化，就是其實我們青年已經靠著這些數位產出了非常多的新文化，甚至新的音樂，或者是一些數位的藝術創作。所以希望能夠重視我們年青的一代，我們一定是以數位主要的一個發展根基，我們青年一代靠著數位去產生新世代的數位的東西，希望能夠被重視，能夠被包容在未來的文化裡面，謝謝大家！

主持人陳志誠：

謝謝俊彥，大家都非常努力地在做我們地方的文史工作，你看俊彥跟剛剛伯瑜這麼年輕、都這麼有想法，將來他們年青世代進入就業市場，其實我們應該創造很好的環境，他們才會好好的發展這些潛能，所以我替局長感到非常的開心，你看新北市多豐富，從這麼年青到這麼年長的，都能在文化投入相關的心力，謝謝！我們是不是請俐好，謝謝！

發言人十陳俐好

大家好！剛剛引言人在引言的時候，讓我想起大二的時候，去部落服務，簡單來說就是服務的型態，我們帶一個都市國小的小孩，去一個部落國小，然後辦一些營隊，在過程中當然就是有這些活動，其實有很大部份的活動，都是部落小孩或者是青年，他們會教導我們，或者是跟我們交流一些他們部落的文化，像是教我們一些原住民簡單的歌曲啊，有一天我們在吃午餐的時候，剛好我帶了一個小三的原住民小孩，他就問我們哥哥姐姐一個問題，他說姐姐，我們教你們這些東西，如果有一天我們部落國小想要去你們都市國小參訪的話，你們要教我們什麼？他問完這個東西，我們就愣住，發現我們不能教他們什麼，我們不能教他們什麼，不是說我們沒有東西可以教他們，應該是說我們已經教他們太多了，就是在他們教育的過程中，他們平常學的跟我們在國小學的都一樣，就是國語、數學那些，或者是我們的一些主流的文化，其實他們已經學習得太多了，可是我們對於他們原住民文化，在去參訪之前給我們一個點，這個小孩子給我們一點衝擊。

剛剛在思考，為什麼有些人好像會對多元文化有一些包容，有些人好像沒有，比較有包容性的人他們怎麼會有這些包容，突然想到過去的教育中，從國小到高中，大學，如果你選修相關的課程的話除外，可是在國小到高中好像沒有一堂課是教導我們有關文化，特別是族群文化，如果是藝術文化可能在美術、音樂裡有，可是族群文化的部份，或者是多元文化，好像沒有一個課程是特別關於這個。

然後關於文化，我想到以前鄉土語言課程，其實某個程度來講，比如說我是閩南人我就是學閩南語，如果我是原住民的小孩我就學原住民語，客家人就學客家語。可是這某個程度來講，第一個對於你了解自己的文化有很大的幫助，可是另一個問題是，它會有一個分化的問題，就是只認識自己的文化，可是你就不知道原住民或者是客家文化是在做什麼。所以我在想，可不可以以後的學校教育增加關於文化，或者多元文化的課程，除了讓我們認識，還有理解就是各種文化，譬如說可能可以藉由影片或者是各種方式，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可以透過一些實際的參訪，或者是請一些各個族群或者種族的人來跟我們交流，透過這個實際的交流過程中，如果你只是從課本或者一些地方了解他們，其實你還是沒辦法跟他們交流。可是如果跟實際的人交流的過程中，第一個是你可以更了解他們，第二個除了跟他們交流以外，你還要想辦法把自己，比如說怎麼樣跟他們介紹我們的一些文化這個部份，如果透過這部份，或許某個程度也是促進未來將我們臺灣文化推廣到國際的一個過程，差不多就是我剛剛想的，謝謝大家！

主持人陳志誠：

謝謝！其實她要告訴我們的是，我們常常是在既有的文化觀點裡面去開展多元文化，其實我們提過一個概念，叫多元族裔文化，也就是任何一個族群的遺產有他們的內容，所以我們要慢慢朝向多元族裔的文化去發展，而不是在既有的文化開啟一個多元文化，其實這要有一個多元的主體性，而不是只有一個主體性，然後多元開展。如果沒有這樣，應該會就一直碰到剛剛提到的這個困難。但是這個國內要快速改變，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我們是不是請易國際事務專員。

發言人十一易君珊：

大家好！我是易君珊，我今天早上有簡單地發言過，接下來我想要針對在障礙文化的討論做一些補充，剛剛在這邊發言的張惠美小姐她已經先離開了，她剛剛也有講到障礙文化，有提出一些意見，因為我的背景，我目前在美國念教育研究學，是以教育文化為主的研究，我覺得這會發現社服圈、障礙圈其實需要很多的資源，需要新的角度來翻轉身心障礙的處境。

因此我們學到不同的資質的時候，例如無障礙文化，到了臺灣開始想要發展，他可以長什麼樣子的時候，我覺得有些積極的做法，也許我們可以想怎麼樣去注意的。例如剛開始惠美講的，建議大家去看看臺北市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張正濤教授的文章，因為她今天講的文章，其實節選很多部份是來自張教授的文章，這篇文章是在巷子口社會學的網站，篇名叫做「我不需要被修補，障礙、文化與普世人權」。

我覺得今天大家來到這邊，第一次聽到障礙文化，也許可以想一想周圍是不是曾經遇到過像腦性麻痺的朋友，有嗎？有，OK。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想說腦性麻痺的人講話口齒不清對不對？需要一些語言的治療。但是從障礙溝通我們可以想到，看我們臺中講的臺中腔，臺南人有臺南腔，這時候我們再看，腦麻人講話其實他並不是不清楚，而是我們平常的耳朵太習慣了那種標準說話的方式，所以才會覺得那個是不好的、是要修正的。因此我們會說腦麻的人講話其實是腦麻腔，因為好比我在學手語的時候，我的手語其實會有一個殘缺的腔，這個殘缺不是不好，而是自我認同，我講出來打出來的手語是有我的一個腔調。

今天王老師引言的時候有講到說，是肯定自己還有思考自己，我想到的是剛剛惠美提到的，以障礙回報或者是以什麼回報，那我必須要提醒的是，這其實是一個美國思考的脈絡，尤其是我自己在美國思考一些種族文化的事情，我覺得必須要更小心的，我不要把好像直接東西進來空降，我覺得很多東西要看看是臺灣的教育體系，本來就是很填鴨式的在想事情，我們需要進一步的發展，還有進一步討論想想，這樣比較可能是什麼東西。

那現在目前社福團體有幾個現象，剛剛講到這個障礙文化，有一些團體它覺得這個字很新穎，它希望把它的案子改一改名字直接交出去，是希望能夠維持它生存，因為給錢的單位也許也是要它新的東西。曾經我們在開一個專案美學的課程，那時候就有很多的朋友打電話說，教案直接給他，因為他需要發展什麼東西，我們說可以來討論一下，你們可以發展出什麼在地化的東西，我們不要用抄的，但是我覺得很多的壓力，讓很多人覺得說我直接用抄的這樣，反正因為沒有人會看細節，這是很恐怖的事情。

另外還有認為說職能障礙者做的東西，卻是障礙藝術，但是這又是另一個課題，可以再另外找的，但是我覺得，如果現在開始想身心障礙所產出來的，不管是藝術文化或者是發表，它不見得是障礙者就代表了解障礙文化，或者他就代表障礙藝術，還有我們對於身心障礙不了解，所以我們常常用窺視的角度來看待身心障礙者，我們要知道文化是急不來的，所以很希望能夠跟長官提醒，我們其實不要這麼急著把這麼新穎的字套到文化政策裡頭，就是現在開始補助障礙文化，但問題，人們還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東西，要求其實裡面只是變成它只要做個樣子給你看，裡面真正要扎實要改變的會流掉的。美國覺得整合自我認同，是不是在臺灣就可以叫做障礙文化？我覺得好像東西在——發酵，所以它需要時間，更多的時間，我們來看看它究竟會長出什麼樣子，反而會覺得需要更具體地實際的做法，類似從障礙的角度，還有身心還有社會資源的角度來看，障礙者怎麼來做參與這件事情，但是實際上怎

麼做，藝文圈的朋友、障礙圈的朋友也會在公民智囊團投一些案子，希望各位夥伴給我們一些指教，很希望能夠多多的討論，謝謝大家！

主持人陳志誠：

謝謝我們專員。郭執行長。

引言人郭麗敏回應：

謝謝！其實文化部文化會議接近尾聲，我也想藉由這個計畫，在我們討論原住民、閩、客、新住民的關注度之外，我也想提出另外一個在臺灣社會裡少數的文化社群，大概在臺灣將近五、六萬，慢慢更多的穆斯林，這樣的一個文化社群。

這個大家可能會比較陌生，過去我們在做一個跨國文化學習，體驗伊斯蘭從海外看世界的角度裡面，我慢慢才發現說，早在清朝施琅來臺的時候，其實就有相當多的穆斯林來到臺灣，包括像現在雲林台西有很多丁姓的家族，還有現在在東港很多郭姓的宗親，其實過去他們都是早期來臺灣的穆斯林的後代，後來雖然經過兩三百年，在文化上跟宗教信仰上已經有所改變，但是他們仍然保存著祭祖的時候不用豬肉這樣的一個傳統。

當然在 1949 年國民政府來臺灣的時候，也有相當多的穆斯林來到臺灣，這邊的龍潭、臺北市跟新北市，這個是我們臺灣社會裡面一個少數文化的族群，我覺得應該也是值得去關注的。我很樂見像現在慢慢在一些共同的場所，像是國際機場，還有在高鐵站，其實我們也有看到一些友善穆斯林的設施，包括其中有穆斯林的祈禱室，還有像類似清真寺食物的認證，我覺得剛好現在新南向的政策，我們要開向東南亞的時候，其實很大的一個國家，像印尼，印尼事實上是穆斯林占了最多數的一個國家，我覺得這也是在我們談文化包容力的時候，有同學就思考說有容乃大，當我們可以包容更多文化的時候，其實我們有更大的思考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裡面我們可以做到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在現在的政策之下，我們會思考它對於經濟上發展的一些影響，我們可以去思考，從這個地方來的一些觀光客來到臺灣的一些可能性，我們也開始會去注意到，我們怎麼樣去營造這樣的空間，同時間我們也可以去吸引這些國家的人，願意來到臺灣，我覺得形塑臺灣成為一個友善穆斯林的形像，也是在推展這個文化包容力跟文化發展，這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面向。

第二個是今天來到這邊，我們看到新北市這樣子非常好的一個藝文空間，我們看每一個地方，現在有一些場館，讓地方的團體可以在這邊施展，成為他們發展、成長的一個家，我們也看到很多的地方文化館跟文化團體，我們也非常期待剛剛聽

到同學談到在學校學習的一些內容，這個我們非常期待，在未來有這麼多的一些文化規劃，一些行政空間在規劃的時候，是不是也有可能這樣考慮，我們可以有這樣子的一個文化空間，讓我們可以開向國際的。我們可以讓這樣的一個文化設施，是可以長久跟國際間去做文化交流跟對話的一個品牌，同時也是讓我們國人在這個文化設施裡面，可以去認識不同地方的文化，現在大家說的歐美、日韓跟對岸之外，我覺得世界非常非常的大，一百九十多個國家，有太多的地方去值得我們學習，去認識的。當然我們對於世界有更多的理解能力跟溝通能力的時候，我相信在這樣的一個主題之下，我們有更多的能力去開展國際空間。所以我想在今天跟大家的對話裡面有很深很深的一個感觸，也願意藉這個機會可以提出來，謝謝！

主持人陳志誠：

謝謝我們郭執行長，如果各位等一下對於我們包容力，對國際化有一些看法，也希望各位能夠踴躍發言，我們接下來請李慧珍小姐。

發言人十二李慧珍：

各位現場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慧珍小姐，我是一個已婚婦女，因為我是做表演藝術的，表演藝術的朋友今天不知道是在忙還是怎樣，來得非常少。我也蠻想呼應校長提到的，就是國際化的思維裡面，也許今天剛好有一個小討論。我今天想要提一個非常小的問題，具體的問題，只是為了我覺得副市長也蠻寂寞的，好像每一場他是副手，其它的司長或者是次長比較忙碌，所以就由他上陣，那副市長是從頭到尾可能唯一會領全勤獎的。我想說為了方便帶回去，我還是再講一次，就會留下紀錄，方便部長、次長、司長等大家參考，我之前有提過幾個小問題，其中有一個可能非常小，但是扯上國際化，也扯上跨文化的互動上面。

我們在3月份的時候有一個爭議：外國做表演藝術方面的專業人士來台交流的時候，在程序上面有一些困境。發生了一些事情，所以立委就出面幫我們做協調，然後到了4月的時候，就有一位聯合報的記者，每天一報的方式，連續報了大概10天還是8天，還發了兩三篇的文字來討論這件事情，所以突然之間我們接到訊息就開始跟文化部有一個諮詢對話的過程，那進行了三次，這個動作非常的快速，當時我們也覺得看到了一個契機啊，就是早上有討論過組織再造，契機出現了，因為這麼主動來跟我們聊天，然後連聊三場非常的棒，我們也提了很多意見，也鼓勵說長官們非常支持，也知道你們很辛苦，把意見就直接公告上去讓很多人知道，然後有困難有過程，也麻煩跟我們產業界說一說，我們也可以跟立委說我們覺得這樣很棒，麻煩你支持他，麻煩你以後不要再亂罵文化部之類的。現在已經5月14號，到目前

為止，這個非常小的課題，就是外國人來臺的申請到底這個程序上面可不可以做一些適度的鬆綁，當然要合理，我們很想合法嘛。

之前有提到，我沒有想到不合法的去做現在法律邊緣的事情，我們現在發現就是當你的法令不合時宜的時候，我們就兩條路，一條路就是我們俗稱的傻瓜，按規矩慢慢來，這個不好。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比較有經驗的人，他是走另外一條路，你真的不會發現它，所以他也沒有違法的問題，然後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當爭議浮上檯面的時候，長官都很驚悚說，都不知道竟然有這種事情，其實我們更驚悚，就是說發生了很多次，為什麼長官還是那麼驚悚。

另外一種人也是有一點聰明，就是太聰明了，他不知道跟法律有關係，他從頭到尾都不知道它符合規定，那也有一種現象，所以專業知識的文化交流，在現行的法令上我這裡沒辦法細數，討論過了它真的不合時宜，就是只要哭鬧我就知道，解決了法規上的不合適，文化部也不用再接受我們一天到晚去訴求。

另外一個，新空間，表演藝術的劇場空間，大劇場我們都看得懂，小劇場在 2014 年當時有宣稱它達到一個至高無上的成就，就是給了小劇場表演空間一個身份證，有一些規範。我們這邊想要提案另外一個東西，就是空間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場域，沒有空間是不是不能做？我看到很多前輩很關注文化資產的事情。我提了一個非常小，表演藝術界裡面很需要多元發展，在另類的空間，因為另類越好玩越有趣，它就會發生很多的事情，這一類的另類空間，臨時性的、單一性的表演，到目前為止無法可管，但是可能想說我們幹嘛要被管？我的意思是說，你應該要有一個規範讓進場的人知道他們要符合什麼東西。目前只有一種團隊進場，它是自主管理，就是臺北的藝穗節，那它自主管理說，拜託麻煩告訴我要做什麼事，保障安全，保障那個噪音跟污染的問題，不要干擾到別人。所以自主管理的系統，這個細節沒辦法跟各位仔細報告，結論就是目前為止，也只有臺北藝穗節的自主管理能夠得到相關單位的支持，它真的能做好它的自主管理，不是我們想要新的法令，而是舉兩個例子，在澳洲阿雷德的藝穗節大家都知道，很有名，一天到晚藝穗節真的是太有名了，所以文化部還送很多團隊去參加，他們就有一個很清楚的簡單規範，在這種另類空間做一次性的表演，哪些事情你要關照，你要做到，因此你就可以安全、合理、合法沒有干擾別人，這就是表演的時候，我們好好地來做一場很有趣的創意的表演，所以以上這兩個只是想要在這邊再提一下，幫助大家做 refresh 一下形象。

我想要呼應一下，第三去年我有機會跟他做過互動之後，其實我們在文化領域工作這麼久，對於所謂什麼是障礙，什麼是無障礙設立的框架，我的理解是非常的單薄，而且是非常的不明就裡的，所以如果易君珊提案，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它，我覺得我們文化工作者對於這區塊的了解非常非常的少，而且很可能很多都是有謬

誤的，所以我們就沒辦法做真正的溝通，以上謝謝大家！大家母親節要快樂好不好？謝謝，謝謝！

主持人陳志誠：

大家母親節快樂。等一下是不是我們副市長來回應一下剛剛的問題。接下來請劉理事長，謝謝！

發言人十三劉鴻水：

大家好！本來沒有準備講話，最後因為時間還有，就多講幾句。今天很高興有機會沉醉在這文化的沸沸揚揚的論述中，我是文明的迷失者，到底什麼叫文明、文化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今天聽了很多的論述，我想早上主持人廖教授講了，看到我鼓勵我有機會講講話，我現在是客家社團的負責人啊，平常在幫忙推展客家文化的傳承，尤其臺灣現在所謂的多元文化，怎麼樣去包容？我想我個人的想法，在辦理大型活動中，怎麼樣各族群的文化都能夠共融，容易包容，共同繁榮。尤其現在有些族群，像原住民當然很努力，我們客家也很努力，但是整個大環境對我們非常不利，我不敢講說沙文主義，不過一個民族如果要多元、多彩多姿，一定要多方面互相的尊重，互相的通融以外，一定要大家共融。

像這一次我希望辦大的活動要考慮到誠實、全面、前瞻、永續，像這次今年縱使明年桃園市農業博覽會，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看過，我自己是桃園人，因為我現在大部份在臺北，其實出生的地方就在新屋隔壁：觀音，觀音藻礁，那也是一個生態，怎麼樣把臺灣主體文化良好的文化傳承，融入各方面還有外來，才會多彩多姿，才會更有可看性，然後我們生活在這個多樣的文化中，才會覺得好幸福，這個單調就沒味，尤其我們今天臺灣有很多的生態，文化方面很多外來的，不管什麼侵犯就會迷失了自己，所以我希望比方說最近農業博覽會他們有原住民專區，有客家主題專區，還特別有主題館，我想這樣的呈現就有各方面都呈現出來，我想簡單的講一下。還有附帶提到說，它是不是文化、也是文化，拜託以後辦這兩大活動，這麼重要的節日，我周五特地回去趕場，因為今天母親節大聚會好幾桌，這個不能缺席，所以拜託一下，大家稍微考慮一下，謝謝各位！

主持人陳志誠：

謝謝我們劉理事長的建議，要我們辦活動盡量避開重大的節日，但是還是要祝福大家母親節快樂，謝謝我們劉理事長，因為他連發言的時間都掌握得非常好，我們剛好是五點整。接下來的時間我們開放其它的問題，剛剛是專門討論我們今天的

包容力，接下來半個小時，任何的問題各位都可以提出來，如果說各位還有相關的意見想法。如果沒有，我們是不是在各位思考的這個當下，請司長做回應。

綜合規劃司洪世芳司長：

各位大家好！很感謝能夠堅持到最後一刻，我想文化會議大概分 24 場，我一直講我是最幸福的，我 24 場都走完了，聽了大家的意見，我說這個東西是很珍惜，我也很感動有這樣的機會。作為一個司長我很沉重的責任，就是怎麼樣把這一次所有文化會議各位提出的意見，能夠被怎麼樣地去落實執行，這是我現在正在思考的。

我每天都要求每一場都要同仁一定要在當天把所有的會議紀要處理出來，處理出來之後就會讓長官，這些所有的單位聽聽，所以各位放心，即便有些原因有的單位沒辦法到現場，可是他們還都會有我們的會議紀要。這些會議紀要將來我們回去的時候，會把這些會議紀要作一個整理分類，之後會給各相關單位做一個說明。之後我們會再針對這些會議說明，召開會議做一些整體的結論，狀況怎麼樣都會來處理。前幾天我們也針對將來這些文化會議意見怎麼落實，我們也召開一次各分組召集人會議，我們也在思考，看怎麼樣把這些歸類整理之後的東西，透過各分組的召集人召開這些諮詢會議，去做一個整理跟判定，怎麼樣送到預備會議討論，甚至於將來大會來做討論。我們現在是有在思考這個部份，各位請放心。甚至於我們將來，有可能把它放到文化會報去做列管，都有可能。我們會很努力地來思考這一塊。

第二個就是有關公共參與，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講起來是很容易，做起來其實很難。我們現在初步也啟動了北、中、南、東，我們民間辦理論壇，我們現在已經啟動了，就是每一區都會補助民間團體，去針對文化政策的議題做一個民間的推廣，不是一個審議，是民主的思維，這個部份我們現在都在做。將來公共參與怎麼樣去做，我們想說透過這次的文化會議，不是開完之後就算了，將來怎麼樣透過現有的機制，跟臺藝大團隊留下來的這些平台，我們怎麼樣去規劃將來持續的參與機制，這個部份我們也正在思考當中。所有參與的東西，我們都會去思考，那文化會議我們今天是第 11 場，跟各位談基隆大概是第 12 場，接下來我們會進入到主題的論壇，包含新住民的文化論壇，包含青年文化論壇，還有三場的文化資產、文化經貿、文化科技的專題論壇，到時候歡迎各位針對這些議題再給我們一些建議。

這些過程我們也都會直接的先把意見記下來，所以郭老師同步都了解，而且我們在開會的過程中，關注的一些事情，他真的很關心我們的事情，這些問題他都關心。真正的關心還是在於怎麼樣落實，那是很關鍵。如果今天真的開完，沒有後期的這些最終處理的話，真的也是對不起大家啦，辛辛苦苦地來參與，這麼長時間的參與，這當中文化執行面，跟將來公共參與做了一些更廣泛、更深入的重點來處理，

也會參考大家的意見，把這些機制做得更好。我們這些會議的紀要，將來我們這些落實的機制也會放在平台上，各位可以來看。我大概做一些比較簡單的說明，有一些比較細節的問題，到時候再說明。大概以上說明，謝謝！

主持人陳志誠：

我們謝謝洪司長。是不是林局長。

新北市文化局林寬裕局長

我要特別謝謝我們的工作同仁，還有劉老師，我們看到他在外面，非常謝謝他提供我們這樣的機會，我想非常重視能夠有這樣對話的機會，能夠把所有的意見都記錄下來，我剛剛聽了大家的想法，我有一個很深的印象，很久以前在法國有一個文化的學者，他講過一句話，他說文化可以保存，絕大多數是因為沒有受過專業訓練，才能夠保存。我想我們可以充分地證明，是因為每一個人在他的地方，願意做更多的保存。

針對今天的主題可以講一下我的想法，我們大家現在所理解的文化概念，大概在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的時候「文化」這個字早就有了，但是跟我們現在的意思並不一致，跟現在這個文化意識主體，還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詳的詞彙，包括工業革命，包括天賦人權、包括民主，這些東西都是同一個時期浮上檯面。我想要說的是，文化是生活，文化它所呈現出來的樣態可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文化基本法，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前面十條還是十一條依照現在的版本，開頭都是人民兩個字，講的就是如果我們的人民決定用一個什麼樣的方式去呈現我們國家，或者是我們政府機關應該要保障他有這樣的一個機會，我想用一個例子，我不曉得在座有沒有人做歌仔戲相關的，我不曉得在哪裡做，大家一定都看過歌仔戲的野台戲，坦白說我在若干年以前我看到野台戲，我看到爵士鼓在那邊叮咚噲的時候，給我一個很大的觸動，我看到麥克風在那邊，我看在那邊有一種以戲樂的方式，去呈現我們印象中很精緻的文化樣態的時候，我真的有一種不能接受，我必須要坦白地說，我也希望這個東西能夠落實在我們生活裡面，當絕大多數的民眾，當絕大多數跟這個藝術樣態有關係的，用行動來告訴你，我的歌仔戲要這樣演的時候，它就一直這樣子了。我們在廟堂裡面所呈現出來的，是我們政府應該要做的，它在這個歌仔戲的東西到底是什麼，我們要去把它保存，我們同時要容許歌仔戲以符合民眾需求的方式去存在，可是我們同時也希望能夠在一個特定的方言保存像原來一樣好。

新北市前兩年通過了一個無形文化資產法規，各位都知道，文化是一個經濟的活動，我也跟他們去談過這個問題，他有一天做一個經濟活動，它一定會沒落，一

定會不再發展，因為它不可避免會碰到一些經濟的問題，我們今天要做的是什麼？這個東西當它沒有經濟價值的時候，讓它能夠有一些文化的價值，能夠透過一些文化的身份去保留它，希望它在某一個角落還能夠留存，能夠活下來。我今天想要講的就是，文化的包容力它不全然地只保留在某一些精英說，我這個東西應該是這樣子，我這個東西應該是這樣子，剛剛在場的也提到了，我同意絕大部份所說的，除了一個東西以外，他說文化是底層的，我除了這句話我不同意，我認為文化是生活，它應該是生活，我們所有人呈現出來的一個文化，這一個文化很坦白說，它不需要叫做多元文化，文化真正的精髓到最後，它就是文化，它不需要有什麼障礙文化，我跟大家說什麼叫民主，我們全民民主，真正的民族就是全民的，真正的文化它就應該全民包容、多元，我最後用一個例子，前兩年大概美國在臺協會都選派具美國特色的，不管是表演藝術或者是視覺藝術也好，到全世界去宣揚，你會發現他從來不去講那個樣態，呈現出來的是來自美國的哪一個族群，或者哪一個地方，它呈現出來的就是美國。如果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你想想爵士音樂是什麼？它不叫做美國的多元文化，它就是美國文化，我希望、我也期許我們一起來努力，有一天我們臺灣的文化它具有特色，它就是我們全力展現出來的文化，它未必需要去強調多元族群，它未必需要去強調剛剛所講的無障礙或者是其他族群，可是它在這裡面很自然地包羅萬象，包含每一個族群、地方、樣態，我想這是很簡單的一些補充。今天非常謝謝大家的發言，我想我們一定會很謹慎地、很仔細地把它記下來，我們把它作為將來參考的一些考量，非常感謝大家，謝謝！

主持人陳志誠：

謝謝林局長，跟各位報告，我們國際交流司在我服務期間一年預算大概 3.5、3.6 億，現在應該有增加，但是我們也有一個具體概念，各位試想如果我們中華民國要去法國推廣我們的藝術文化交流，我們應該要有怎樣的經費才開始可以有那個具體的規模，我們相信交流很重要，我跟各位講其實很容易，至少一年裡面要有兩個到三個大活動，其它的都是小活動，為什麼要兩個到三個大活動？所謂大活動的意思就是說，如果未來有一部舞蹈表演，或者是戲劇表演，它至少要有 20、30 個人，這個數字不是我胡謔的，是因為西方先進國家，他們分位國家級的劇院、省級的劇院跟地方縣市的劇院，這些級別的劇院，它都有辦法有一定的規模去處理，大概是什麼樣的一個寬廣度，所以如果要辦兩到三場，就是至少說每一季辦一場，人家才會認為說臺灣是文化大國，有能力在一年裡面每一季辦一個大的活動。如果我們辦的都是小型的活動，大概我們要在國際上要做交流，我們的空間會相對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以這樣具體的數字，我們到底要多少經費，才可以來展現我們的包容力還有國際觀呢？因為我們剛剛劉榮譽理事長提到了，共榮還要繁榮，如果各位很清楚臺灣兩千三百萬人口，文化的產業不只在我們國家裡面，跟各位報告，如果沒辦法共榮，一定會慢慢慢慢萎縮，為什麼？因為西方的現代、工業主義之後，各位都知道，產業最主要創造能量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機制，所以我們變得要沒有國界，沒有邊界，我們必須要無國界，我們必須要到國際上去。我相信臺灣因為受美日影響，所以我們常常忽略了全世界最大的、有實際的經濟體，各位知道或許你會說是北美，當然不是，是在歐洲，歐洲一年的總體經濟產值大概是 19 到 20 兆，美國大概 18 兆。如果涉及到文化，其實歐盟是全世界超級的經濟強權，因為它的公部門所編的預算，連美國都完全沒辦法編列出這樣的預算。光法國一年就大概四千億，各位試想，如果整個西歐，我們中華民國想要去追它，其實我們那個產業的能量相對就很大了。另外我們去跟他們交流的時候，還可以有反饋，還可以有好的這些能量挹注進來。

所以對我們來講，我們紀副司長在這邊，我們一定要請他發個言，事實上我們剛剛談了很多國內的包容力，可是剛剛理事長提到的，我們如果要共同繁榮，如果沒有國際力的展現，跟各位報告，我們要繁榮是真的有些困難。所以我們現在從原來的三個駐外文化中心，後來臺灣書院又新設了文化中心，我們現在是 13 個，到底我們預算應該增加多少才算夠，我剛剛說過，因為一個文化中心它如果沒有三千萬的業務活動的預算，它其實是沒有辦法辦兩、三場大的活動。所以我今天跟各位報告，通常我們在談這個文化議題的時候，都很忽略具體的預算的多少，但是因為我的跨國實質的活動要怎麼樣來辦理，它才可以規模甚至有發展，甚至可以共榮。

因為這樣的預算，我們就有一個概念，這個概念才会有辦法允許我們去落實工作，這其實也是剛剛王副局長有做一個回應。各位也可以再請教我們林局長，這裡面會涉及到生命力、創造力、永續力啊，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這六力，各位都可以來繼續討論，可是各位要開始慢慢想，有沒有可能我們有一些比較具體的方案，否則要共榮，說不定會很難受，是不是請副司長來跟我們指導一下。

交流司紀東陽副司長

校長、各位教授、各位先生女士，大家母親節快樂。我們部長跟交流司的司長現在正在威尼斯參加威尼斯雙年展，今天晚上會回到臺灣來。剛剛校長特別針對國際交流的部份來講，我們應該是國際文化交流，在這一方面我們的一些做法。

包括像剛剛藝術家，有像我們青少年影展的策展人，剛剛都有一些國際業務相關的部份。我們一直認為，人才才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資源，不管在哪一個面向，在經濟也好，在文化也好，只要這些人才能夠為國家所用，然後對這些環境有正面

的助益事項，其實不需要太多的界定，或者是太多防備的心理。在文化界，事實上就是如此，文化的面向分為傳統與現代，事實上我們整個市場都是國際的，文化有價值的部份、有產值的部份，事實上跨越到政府的政策來講的時候，我覺得非常的簡單，這是一個優先的順序、一個資源的分配，事實上大家都知道，資源的分配就是非常的有限，我們如何在有限的資源當中做一個最有效的利用，事實上大概就仰賴文化部政策制定的單位，還有我們藝文界各方面的聲音，能夠讓我們這些資源應用得最為得力，然後覺得大家都可以接受這樣子的一個想像。

事實上剛剛有聽大家的這些問題，我覺得跟國際交流有相關的，我先講一下。就是我們事實上在制訂文化基本法裡面，有一條文化治理這樣的一個概念。事實上有中央的文化治理跟地方的文化治理，所以我們希望說有更多的組織，不只是臺北市的文化節，事實上各級中央學校等等，可能在這個文化治理的精神上都能夠反應出來，學生能夠參與文化的政策，或者是一些活動的推動，所以可能我們有一些是已經在法律上成年的公民，他們也可以在文化活動上有他們的發言權，這是文化治理很重要的一個精神。另外我們也提到說，慧珍理事長提到國外人才到臺灣來，事實上這樣子的一個便利性，或者是說這樣子我們敞開大門歡迎人才這樣的做法，我相信校長在法國應該看得最多，法國在這方面非常的傑出，然後在政策之下有很多的受惠，或許校長等一下也可以做一個補充。

在臺灣，事實上我們交流司在這個議題上面有一部份的參與，我們其它的司處像藝術發展司、綜合規劃司，針對這樣子的定義，事實上都有做很多的研究。像我們文化基本法的第 22 條，就有提到人才進用這樣子的一個問題，事實上文化部是有看到這個國際人才他的價值，所以像我們的藝術發展司，也會跟勞動部來進行一些商議。因為事實上人才他有純粹的藝術家，也有技術的人員等等，技術人員會不會衝擊到我們自己國內的就業市場，或者是說增加了市場的競爭，在這個藝術市場上，可能大家有不同的想法，跟不同的主張，這都是可以討論的。不過國際上的人才為國際所使用，這是一個沒有爭議的問題，所以就是剛剛提到文化部也在跟勞動部做協商，事實上像我們的經濟部、移民署，有很多的資訊是相關的，所以必須要做得很全面、很周全這樣子一個方向。

事實上我注意到了，文化基本法現在在商議之外，行政院院會也在上個月通過了國發會一個跟外國專業人才延攬跟雇傭的草案，已經通過了，會送到立法院去審議，其中例如第十條有提到說，有一些個人的藝術家到臺灣來，不一定要像以前那樣子需要有一個雇主幫他申請，他可以直接向有關的單位來申請等等，這樣的草案內容可以來做討論的。這是我們文化部暨政府部門對於國際人才的延攬，事實上已經在邁出非常具體的一步，相信藝術界在國際市場這樣的做法，相信在臺灣可以

實踐這樣子，這是文化交流的部份，做一點報告，看司長跟校長可以再做一些補充，謝謝！

主持人陳志誠：

謝謝副司長，我們晉暘兄要再次發言。

發言人十四林晉暘

不好意思，第二次發言。剛才新北市文化局長，你不是認為這件事情只是個案，然後你剛剛會請專員，但是我想說我會提普安堂這件事情並不是個案，在淡水施家古厝，淡水重建街，新莊樂生院、淡水夕照、鶯歌被強行開挖，這些事情都不是個案，但是卻一直被忽略，一直會認為自己會越來越進步什麼的，但是基本上新北市政府到現在為止，並沒有越來越進步，反而它只是漠視、甚至忽略這個問題，一直不斷地在踐踏文資工作者，我們這些文資工作者是非常樂於提供一些文化資產的資料，我們可能做一年、兩年田野，然後我們努力收集了資料，我們願意給政府，但是我們也請政府不要踐踏我們的努力，我們在文資審議會裡面，其實這些地方在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會裡面，很多細節都可以被檢討，這些事情其實是可以放諸全國去檢討，到底哪一些錯誤，請大家一起努力、一起改進，但是新北市政府並沒有去執行，文化部也不去監督這些事情。所以剛才局長所說的，文化包容力、民主或者是多樣性，這些事情其實在文化資產裡面，新北市政府應該要更寬廣去看待這些文化資產，而不是認為政治角力，或者是地方介入就退縮，更應該去看到文化資產它背後所有的意涵，它背後所有空間的關係，不管是空間或者是它在過去歷史脈絡、歷史意義，甚至在歷史代表，甚至與居民，甚至與環境的一些關係，一些變化，新北市應該要看到，文化部也應該要看到。

最後我要說一件事情，就是在文化實踐上面，我覺得不應該只是開幾場會議而已，而是應該要針對這些可能曾經被強拆的案例，或者是過去一些政策錯誤，不管是對於文化資產，甚至是對於一些新住民，或是對於一些其它文化、次文化等文化，可能過去政府沒有做到的，應該他們可以拿出來做檢討，以這個文化權的實踐，應該要有這些案例做一個通盤檢討，並去釐清這些問題，這是比我們坐在這邊多開一百場、兩千場、三千場還要有效果。這些過去發生的錯誤，也應該一併被檢討，我希望文化部之後可以做到這件事情，新北市政府也應該好好地檢討自己，不只是針對普安堂這件事情，而是針對所有全臺灣、所有文化資產，所有的歷史這些東西不容被忽略，謝謝大家！

主持人陳志誠：

謝謝我們晉暘兄。因為時間關係，但是我要跟各位恭喜，因為我一直跟我們新北市切不斷，不只在這邊工作了幾十年，我也是住在新北市的時間特別長，所以看到各位今天的表現，我們幾乎沒有一分鐘錯過，我們整個發言登記一直到結束，幾乎沒有一分鐘錯過，我們新北市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能量的地方，從最年輕的我們策展人，到我們老師，其實這邊的能量非常的大，那我們希望文化部、文化局也能夠真的打造我們新北市非常棒的文化基地。

我們這一次的全國文化會議分區論壇，我們總共辦了 14 場，跟各位報告，我們不是只有現場在辦理，我們其實是有我剛剛跟各位報告，全媒體的平台，讓我們全國觀眾、讓我們全國同胞只要他們感興趣，他們也可以跟我們同步，而且我們這邊還有各位看到，我們隨時都會記錄，這些記錄我們還有網站，各位如果還感興趣，還可以再到我們網站上再做回應。而且這個回應只要這個議題夠重要，它還會到我們的全國文化會議，所以我們真的好好地處理這個平台，包括剛剛洪司長也跟各位報告了，我們不只有籌備會議、諮詢委員會議、召集人會議，司長還有跟各位報告還有專題的討論，還有離島的、還有青年會議等，所以全國文化會議不是只有各位現在看到的這樣子現場的會議，還有其它。總而言之，希望各位踴躍參與，我們把這個能量能夠彰顯在我們文化白皮書裡面，讓我們以後的文化施政越來越能夠展現，我在這裡要再特別感謝我們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他們支援了我們林麗媚跟李俊樂，各位是不是要熱烈掌聲。

謝謝！我跟各位報告，所有各位的發言都有逐字稿，不管是我們部裡面，跟我們這個諮詢團隊，其實還蠻了不起的，各位你們知道我們所講的話都有一個逐字稿，我們也都會摘要，包括剛剛我們司長所說的，他都會要我們綜規司的同仁還要做一個摘要，跟我們長官報告。我們這邊也一樣，我們會有逐字稿還有摘要的記錄。

各位，請上全國文化會議的網站，你們都可以看到你們今天的發言，所以全程不只是媒體在看我們，其實後續各位從我們的網站裡面，也可以看到後續的這些資料。當然我們局長剛剛也提到，可能各位提到的相關單位，分別他還可以請各單位的同仁來做一個相關的回應，這部份說不定到時候文化局有可能到我們的網站來，說不定也可以在這邊做一些回應。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要謝謝大家，謝謝我們新北市還有來自各地的，我們文化界的好朋友，謝謝大家！